



散文、特寫集

油海沸騰

四川人民出版社

前言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在我國風景如畫、四季常青的四川盆地上開放了一朵鮮花——川中石油噴射出來了。川中已被証實是我國大有前途、大有希望的一個大油區。這是震驚世界的大事。

解放前，帝國主義怕中國自產石油，石油大王就會失掉一個可以發橫財的市場，所以製造了“中國貧油”“四川無油”的謊言，陰謀扼殺中國的石油工業。而國民黨反動派，又是看帝國主義眼色行事的，根本不想辦什麼民族工業。因此，蘊藏豐富的川中油海，也同祖國各地豐富的物資一樣，只落得“綠水青山枉自多”了。

一九五七年，在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黨向四川的石油勘探工作者發出了“加倍努力，探出石油”的戰鬥號召，千軍萬馬開到了川中地台，向地層宣戰。在黨的領導下，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在全民的大力支援下，石油工人日夜奇戰，忘我勞動，不到兩年時間，便在川中探出了石油。从今年三月分起，噴油的喜訊陸續從南充、龍女寺、蓬萊、合川、營山等構造上飛起。在生產大躍進中，川中油海

沸騰起來了。

川中油區的面積相當於一個瑞士國，坐汽車，要奔馳十個晝夜，才能環行一周。戰鬥在川中油區的石油工人，發出了這樣的豪語：要把川中建設成祖國美麗的“油都”。石油工人正高舉着總路綫紅旗，迈着“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躍進步伐，為着實現自己的諾言而忘我勞動着，創造出了奇蹟，湧現出了許多英雄人物。

在全民高歌猛進的日子里，在羣眾創作如海如潮的今天，川中油區的職工寫出了不少作品，初略地反映了油區的面貌，反映了工人的生活，也描寫了一些“為油而戰”的英雄人物和事跡。鑒於這樣，我們覺得把反映川中油區的職工作品，編造成冊，介紹給讀者，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這裡，我們僅就已發表在“新觀察”“紅岩”“草地”等刊物的三十多篇作品中，選出較優秀的十二篇，編成“油海沸騰”這本散文集。所反映的生活面不免狹窄一點，而作者也不多，因此“油海沸騰”這本散文集，只能算作是油區工人們創作上的“充三井”（第一次噴油的井）。我們相信，今後油區職工的創作必將有一個新的躍進，必將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必將湧現更多的工人作者，創作上的“油井”會噴出更多的“油”來！

·編者·

1958.12.1

目 次

喜訊	李 策 (1)
原油噴出的时候	武 剛 (7)
油海沸騰	友 方 (13)
嘉陵江边石油香	肖 暉 (22)
川中油区速寫	曉 青 (25)
大战川中	曾國臣 (27)
开快車	武 剛 (34)
材料保管工	楊順勤 (40)
加班費	孙景山 (43)
夜战	龍蓬关 (48)
川中油区散記	郭廷萱 (56)
友誼之花	建 南 (64)

喜 訊

李 策

1958年3月14日这一天，南充三号井的石油鑽探工人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那是一个多霧的早晨，黎明前的昏暗还籠罩着鑽井的井場。隊長一覺醒來，就象有什么沉重的心事似的，披上一件衣服，摸着黑糊糊的山路，向井場走去。这几天，鑽井已經打到了一千五百多公尺的深处，到了預定要出油的地層，工人們焦急地等待着从探井里傳來的消息。党支部書記和鑽井隊長，不論白天黑夜，一有空就到井場上轉一轉，深怕错过了目睹鑽井初次噴油的机会。

这支石油鑽探隊伍是在1953年建立起來的，当时党和政府決定在四川盆地上展开大規模的石油勘探。他們在隆昌縣聖灯山打开了第一口石油探井之后，几年來，轉移了几个地方，打了几十口探井，一直沒有找到具有工業开采价值的石油。地質学家們認為四川盆地是个儲藏石油的地方，工人們每次打开一口探井，也时刻盼望着石油从探井里噴出來。但是石油到底在哪里呢？1956年，四川石油勘探部門根据苏联專家的建議，調动了大批鑽探隊伍走上川中地台（預計这一帶是有希望的儲藏石油的地区）。这支石油鑽探隊伍也調來了。去年12月就在南

充打开了三号石油探井。工人们多么强烈的盼望着在这口探井里看到石油呵！

隊長就是怀着这种激情，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到井場上去一趟的，这次他算是走运了。他站在泥漿槽的跟前。这里恰似观察探井的瞭望台，可以从泥漿上看出井底的动静。泥漿順着鑽杆中間的孔道流下去，从鑽头射出，帮助鑽头磨穿了地下的岩層，然后沿着鑽杆的四周从探井口冒出來，流進一条木槽子里。

他在灯光照耀下發現泥漿中混着一股股黑色的液体，有股爛香蕉的气味。这都是不平常的現象。一会儿，就象有什么东西在探井底下冲动着泥漿向上翻騰一样，泥漿咕嚕嚕直响，不断地往上漲，眼看从木槽子里漫出來了。忽然又听見从探井台子上傳來一陣扑扑的声音。他仰起头一看，一片泥漿在强烈的探照灯光下，象白練似地从探井口噴出來，高达三十多公尺，又象傾盆的大雨落在井場上。

隊長猛地想起：“不好，井噴了。”急忙拔起腿，向井架底下的防噴器跑去。

这时，綽号叫小胖子的青年鑽工郭双全也發現了泥漿在噴射。他想，万一泥漿冲破了电灯泡，碰上天然气，就会引起火灾，就馬上关闭了井台上的电灯开关。不知道是誰一时慌張了，咔嚓一声，竟关住了总电門。霎时，設在井場四周的几盞探照灯也熄滅了。整个井場一片昏黑，只天边有一綫破曉的微光。

就在这井噴的紧要关头，司鑽成曉法發現从探井口猛烈噴出來的泥漿，竟把守在探井台上的那位副司鑽冲跑了。他立刻想到，要不迅速把鑽杆从探井口提起來，关住防噴器，泥漿会很快地冲垮井口，造成重大的事故。于是，他急忙向井台跑去，

剛爬上兩公尺的梯子，正碰上井場上的電燈全部熄滅了，眼前一團漆黑。泥漿猛烈地朝他射來，掀掉了他头上的鋼盔，沖得他喘不過氣來，站不住腳，無法向探井口挪近一步。他奮不顧身地从井台上一躍而下，跌跌撞撞地从井台後邊的梯子爬上去，湊近井口，提起了鑽杆，向井台下邊大喊：“關防噴器！”

這時，隊長和工人們冒着傾盆的泥漿，關住了防噴器，打開放泥漿的管道。探井口沉寂了。泥漿呼嘯着，從井場旁邊一只鉄管里噴進水池子。

二十幾分鐘的激烈戰鬥結束了，井場上的電燈大放光明。工人們輕舒了一口氣，鬆懈下來，無論眼睛、耳朵、鼻子里全是泥漿。譚双全用手擦去自己的眼圈，感到身上滑膩膩的，有股汽油味道。再往身上摸一摸，拿到鼻子上一聞，湊近燈光一看，情不自禁地向人們喊道：

“快來看，油噴出來啦！”

人們激動得眼眶都濕潤了，到底找到了石油。這是幾年來辛勤勞動的最高貴的酬勞。況且石油的來勢竟是這樣的凶猛，地下的儲量該有多么豐富呵！

胡隊長立刻跑進辦公室，抓起電話機，向川中石油鑽探處報告這個重大的消息。

這個消息立刻驚動了山坡上宿舍里的工人們。大家紛紛從床上跳下來，顧不上穿衣服、鞋子，光穿着背心和短褲，就呼喊着向井場跑來。

工人們圍住了水池子。在昏暗的晨光里，池面上現出一層黑糊糊的石油。石油從池邊上一只四吋粗的管口猛烈地噴出四十多公尺遠。象机关槍子彈一樣，朝着水池子那一面的胡豆地裏扫射，胡豆成排地倒下去。池邊一株大把高的柏樹，在石油

連續的冲击下，也頹萎地倒在池子里。石油不斷地上漲，水池頓時變成了儲油池。而且開始順着池子的出口，向小河溝里潺潺地流去。

工人們從油池里撈起一掬石油來，互相觀賞着，議論着，尽情地歡呼，跳躍，擁抱。有些人互相追逐、躲閃，把石油往對方臉上一把把地抹，發出歡樂的笑聲。整個井場沸騰起來了。

“我們過去誰看見過噴油？當了幾年石油鑽探工人，這一回算是熬出頭啦！”

“看！油的气味多濃，簡直不用提煉，就可以開汽車。”

“將來這裡，就是玉門油礦，就是老君廟。”

恰巧這個井場就在南充縣的老君鄉，附近也有一座不知名的廟子。有人提議：

“干脆把那座廟子也叫老君廟吧！正好配一對兒。”

“你們看噴油的那股勁兒，說不定這個油田比老君廟還大呢！”

“是第二個克拉瑪依。”

“是中國的巴庫。”

.....

有人突然說：“油在池子里要揮發掉，趕快撈油吧。”

這句話把人們提醒了，紛紛跑回去，拿來了洗臉盆和洋鐵桶。有人向附近農民借來了水車、拌桶。幾個人跑到山頂上推來一只裝油的大木桶。大卡車裝載着油罐開到了井場。工人們跳進齊腰深的油池子里撈油。幾個工人拿起鐵鍬，追趕了兩三里路，堵住了從油池的缺口流進小河溝的石油。

人們忘掉了疲勞，甚至不想吃飯，一直撈到晌午，渾身塗

滿了黃褐色的石油，發出令人興奮的芬芳的香氣。

“我們這一回才是道地的‘石油工人’了！”

司鑽成曉法不知從哪里找來一個小瓶子，蹲在油池子跟前，小心地裝滿了一瓶石油，拿回去了。他說：

“我離開家十幾年啦，家里人不曉得我干的是哪門行業，把這瓶石油給家里寄去，叫他們看：我干的就是這個，替國家找石油。”

他這一舉動簡直是個倡議，很多人到處搜羅小瓶子，裝上石油，當作石油鑽探工人的榮譽、最貴重的禮物，贈送給自己的親屬和朋友。

附近的農民們紛紛趕來參觀。快到晌午，井場四周聚集了幾千人，貪婪地觀察着這幅動人的噴油的場面。這個喜訊很快地轟動了南充市，傳到了全國，全世界。

僅僅幾天功夫，川中地區的龍女二號井、蓬萊一號井、南充四號井也相繼噴出了大量的石油，証實了這一帶是一個具有工業開采價值的油區。根據國家規定，今年要在這一帶再打一百多口新探井，查明石油的儲量，以後要打無數的石油生產井。將來，這片常年如春的丘陵地區，井架成林，鐵路和公路網密布，現代化的煉油廠，新的石油工業城市，將不斷地出現。工人們時常在傍晚勞動的余暇，規劃着未來油區的遠景。

延長油礦十幾位采油的老工人已經來到了鑽探隊，探井經過試油，測量出每天穩定的產量，就要進行生產，年產一千噸的小型煉油廠已經開始建設了。這十幾位老工人常常成伙地蹲在山坡、田埂上，眺望着高聳的鑽井、油池和井場四周的田野。井架設在淺淺的山窩里，三面環山，兩邊開口的地方，有一條探區的公路，蜿蜒地向西伸出去。在井場門口的公路北

边，那个储油池，在陽光下泛着晶瑩的光輝。

“石油自己从井底噴出來，不用罐子撈，地下的石油有多么充足呵！”这些老工人拿具有五十几年歷史的延長油礦來比較。

“这地方也不錯。油菜、麥子，黃的、綠的，一片連一片，天气多暖和，沒有一点風砂。”

党支部書記李昭洪是去年十二月从南充市一座絲紡厂調到鑽井隊的。我在职工宿舍里找到了他。他刚和职工給党委送保證書回來，就坐在床边一張矮椅子上，向我介紹許多令人兴奋的消息。他談到川中油区建設的壯麗远景，給了人們極大的鼓舞，工人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安心石油鑽探工作的安心了；劳动热情不高的鼓起了干劲。更有趣的是，很多青年工人樹立了在川中油区長期安家落戶的思想。他举例說，有个青年工人的未婚妻听到南充三号探井噴出石油的消息，馬上从老远的家鄉趕來，举行了婚礼。有个青年工人的爱人已經答应他在最短时間內結婚。有一对青年男女就在人們慶賀噴油的欢乐的时期，开始了戀愛生活。据他的观察：“这一对大有希望。”“自

真是，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呵！”

原油噴出的時候

武 剛

鑽井工程室內，靜悄悄的，電燈在室內顯得格外明亮，工程技術員們在辦公桌前，對着藍圖沉思。

忽然，電話鈴響了，鑽井工程師張源，好象已經預料在這深夜打來緊急電話，一定又是發生了什麼嚴重事故。他大步地走進電話機旁，拿起話筒，便聽見了一個急促的聲音。

“我們是×號井，在今天下午五點鐘鑽入高壓油氣地層時……。”

張工程師驚惶地拿着話筒，雙手微微地抖動，心里朴通朴通地跳和話筒里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喂！你們發生了什麼嚴重事故，停了鑽？”

“不是，不是，沒有發生事故。”從話筒里傳出來高叫的吼聲，室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今天下午五點鐘我們鑽入高壓油氣層，青年鑽工羅啓文在泥漿槽里撈砂子，發現了一朵一朵的棕綠色油花從泥漿里飄出來。”

“啊！出油了？”張工程師非常驚奇地問。

“出……油……了。”

張工程師緊張的心情，變得高興起來，一下就把話筒擱下

了。

室內的人都圍着張工程師，一個問這，一個說那，鬧嚷嚷的說話聲，好象要把辦公室抬起走了似的。

電話鈴又一声長一声短地响了起來，張工程師从喜悅的心里又有些緊張，他赶忙走过去接電話。誰知，電話一下被小王接过去了。他拿着話筒。

“你是張工程師嗎？”

張工程師走了過來，站在小王的身后。

小王看了一眼張工程師，“是呀！”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你就高興得跑了。”

“那你繼續的講完吧！”小王學着張工程師說話的口音。

“晚上七點鐘，白色的天然氣从井內噴出后，接着就是棕綠色的原油一次一次地噴出，三個鐘頭的時間已經噴了二百多噸。”

小王听到出了這樣多的油，好象孩子見了娘一樣地跳起來。

張工程師从他手里搶過話筒：“呵！三個小時已噴了二百多噸？”

“我們停了鑽，全隊的人都在加緊配泥漿，來壓住井噴。”

張工程師非常緊張而敏捷地說：“對的，你們全隊一齊動手配泥漿，我馬上就到井場，三十分鐘后就會到井場的。”

汽車喇叭一声長鳴的叫着，張工程師和鑽井技術員小王坐上“威力斯”小車，在黑夜的深山里前進。這春天的季節，遇到下雨天，就會給人帶來冬天的寒意。深山的公路上，黑得來連人影都看不見，車燈直射在蛇形的公路上，遍地桐花在飛舞，送來微微的一點香味，車子在飛快地跑着。

地質勘探隊員們，五年來在四川盆地十八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進行了大規模的勘探工作，發現了一百四十三個儲油構造，鑽井工人在十二個儲油構造上進行了鑽探，找到了五個天然氣田，但還沒有找到油田。去年鑽探工人才把井架豎立在川中地區的山峰上，現在還不到一年時間啊！

張工程師在沉思，他在考慮如何壓住油噴。他黑紅黑紅的臉上帶着微笑，幾條深深的皺紋，使他顯得更蒼老。這是終年在深山野外工作的痕跡，是一個石油工作者光榮的標志。

張工程師象在給小王布置作戰任務：“到井場先找技術員周德林彙報一下噴油的情況，然後，研究泥漿的性能，如何壓住油噴。”

小王真象一位小戰士，在車廂里坐得端端正正的，在接受指揮員的命令。

“用泥漿要壓住油噴，但又不要把原油壓跑了。”張工程師笑着說。

小王心裏象展開了翅膀，想馬上飛到油井架旁。他性急地說：“真是，今晚車子總是這麼慢。”

張工程師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手表，紅色的秒針迅速地跑着。

車子翻過陡坡到了井場。井場正是一片繁忙的景象，鑽井工人們來來往往地搬運雪白的重晶石粉，柴油機在轟隆隆地响個不停，噴出的濃煙，弥漫着山野。張工程師急忙奔向鑽台，想馬上知道井內的情況。

值班司鑽李進財正彎着身子听井內的情況，張工程師一眼看見李師傅就問，“現在井內情況怎樣？”

“把防噴器閘門關住了，灌注了兩次泥漿到井內後，沒有噴上來了。”李師傅對張工程師說。

“現在配了多少泥漿？”張工程師問。

李師傅慢言細語地說：“200個立方，差不多够用了。”

張工程師問李師傅：“你看見技術員沒有？”

“他還在下面配泥漿。”李師傅笑着回答。

張工程師離開鑽台又跑進值班房里，連一個人都沒有。他又忙着向搬運重晶石粉的人羣中走去，他拉着一個正彎腰背重晶石粉的工人問：“你看見周技術員沒有？”

“剛才背一袋重晶石粉過去了。”工人給他指着說。

張工程師隨着工人所指的地方走去，他睜大了雙眼，象捕尋什麼東西似的，注視着來回背重晶石粉的工人，但就沒有見周德林的影子。他有些不耐煩了，又問另一個工人：“你看見技術員到哪里去了？”

工人朝着配泥漿的那一羣人喊：“周技術員有人找你。”

好久沒有回答，張工程師氣沖沖地走到配泥漿的人羣中，一個一個滿身的黃土，真象“黃土人兒”。他們雙手都不停地在添黃土，配好的泥漿慢慢地流入池里。他向一個工人問：“技術員不在這里嗎？”

“剛才在這里搞了一會就走了。”工人回答說。

張工程師氣急了，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好似和別人吵了嘴。

幫助撈油的農業社社員們，有的肩上担一挑，有的手上提一桶，象牽綫一樣，急忙忙地把撈起的油裝進大油桶里。

張工程師象一個指揮員一樣，迅速地作出了決定，他親自擔任這一戰鬥的司令員。他馬上叫小王去拿試驗儀器來量一量泥漿的比重和粘度。

小王接受了任務朝着值班房里跑去。

小王拿着試驗儀器在泥漿槽邊量着，張工程師俯下身去觀看試驗的結果。

李師傅走了過來，看着張工程師憂慮的面容。

張工程師躊躇地說：“泥漿還沒有配够，比重也還低，如果壓不住，又會噴起來。”他接着說：“加緊配制泥漿，提高泥漿比重，這是我們迫切的重要任務。”張工程師說完，轉身就到配泥漿的人羣中，指導工人們配泥漿去了。

雨，又把地上落濕了。

技術員周德林到井場下面去指揮社員挖了一個大的坑，使噴出的原油不會流在河里。他走向井場還沒有喘過氣來，又走到搬運人羣中，背着一袋重晶石粉，沿着泥漿池邊走去。泥漿池路邊淋上了原油，再加上天下雨，一下子就變得非常泥濘和溜滑了，一不注意，他便滑到了泥漿池里。

油淹沒了他的腰，周德林哆嗦着打了幾個寒噤。

“已經下來了，我就要把浮在面上的油撈干淨。”他想。於是，便拿着竹竿，趕着浮在泥漿面上的原油，用銅盆把油舀進桶里。石油的芬香送入他的鼻腔，他興奮的笑臉落在油池里。

張工程師跑了過來，一眼看見周德林在泥漿池里撈油，便帶着命令的口氣說：“還不趕快上來，你要想得寒病爬不起床啦！”

周德林爬了上來，變成了一個“油人”，衣服都被油泡濕了，原油從他的身上流下來。一陣微風吹過，使他有些顫抖，嘴唇都冷得發白了。

張工程師把周德林拉回了寢室，換了衣服，披上了黨支書的棉大衣。

“我向你彙報一下井噴的情況吧！”周德林說。

他雙手比划着：“一共噴了三次，真厲害，一下就沖上十几公尺高。我們停了鑽，馬上把防噴器关上，原油在井內象鍋里燒開的水咕嚕咕嚕地响。把泥漿灌注在井內好幾次，才沒有再噴起來……”

張工程師向周德林談着處理井噴的下一步驟。

小王在注意地听着。

沒有多久時間，周德林靠着牆呼呼地睡着了。

“小周太疲倦了，讓他好好地熟睡吧！”張工程師沒有驚動他。

張工程師回想起小周在這個井上，每個晚上都要等到工人上了零至八點鐘的班，給工人交代了情況，布置了任務，才回寢室去休息，剛才的怒氣都一下消散了。

雨，停止了，東方升起美麗的朝霞。遠處忽然傳來敲鑼打鼓的聲音。聲音由遠而近。井場上忽然嘩噪起來：“送喜報來了，送喜報來了！”這聲音把張工程師、周德林和小王驚醒了，三人走出了寢室，向井場跑去。

1958.4.4.于南充廣溪河

油 海 沸 騰

友 方

汽車到了一個小站，還沒停穩，前面一輛翠綠色車皮的客車便向前開動了，好像有意不讓我們趕上。司機一關油門，說：“現在休息半點鐘。”我一看表，正十二點。正在這時，從馬路邊一個小山包後面跑出個人，一身油膩膩的，臉上濺滿泥漿，頭髮好像被一層油膠住似的，一直向車站奔來。當他看見一輛客車開走的時候，便突然站住了。一面喘着粗氣，一面緊張地看着那輛車子。正巧，那輛車子一轉彎，一個女人的頭便從車窗口探出來，懷里還抱住個孩子，向這邊喊着：“占海！占海！……”看樣子還在格格地笑，好像他倆在玩一場什麼有趣的遊戲。男的臉上露出了興奮的神色，陡地向前跑了兩步，口里直喊：“秀瓊！秀瓊！……”但不防足下一滑，便跌在下面一塊麥地裡了。當他重新從地裡跳上來時，那輛客車已經消逝得無踪無影了，只有一陣開足了氣的馬達聲從山背上傳過來。而不久，便又什麼也聽不見了。男的在原地出神地站了一會兒，看看手上提的一個小包，沒有碰傷，似乎使他滿意，便向我走來。

“同志，你是到重慶的吧？”他問。我回說是的，並問他有什麼事。因為剛才這個場面也確實使我感到興趣。